

对话昆曲艺术家张军

于姹紫嫣红处，圆一场人生大梦



上海文化
Talk

时隔三年，张军带着新编昆曲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亮相 YOUNG 剧场，这部戏也圆了他与柳梦梅“共生”的艺术大梦。从艺近 40 年，他一边在台前坚守“昆曲本体不能丢”的创新理念，一边在幕后情系昆曲的教育传承。站在文化大繁荣、大发展的时代面前，张军说：“未来会有更多关于教育传承的使命和责任落在我肩上，我希望把这些经过时间打磨的作品都给到学生，继续传承下去。”

青年报记者 冷梅

温故而知新，打磨传统昆曲的“戏核”

青年报：时隔三年，新编昆曲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在 YOUNG 剧场演出，和三年前首演相比，这次“重逢”在表演状态或对角色的理解上有哪些新的变化？

张军：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烧脑的。我们三年前首演，现在又回到上海，在 YOUNG 剧场这样一个以呈现当代剧目为主的年轻剧场复演，可谓是温故而知新。这部戏的肌理、曲牌、唱词和文学都是原汁原味的汤显祖原词。将近三个小时的戏，大量呈现唱念做舞，包括京生这一行当的硬功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格。我开玩笑说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体力活。首先需要完成三个小时的唱念做舞，并且人物刻画需要更加精准、丰满、丰富。我认为，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传统戏曲格局下的新思考。

青年报：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针对的是更年轻的受众，还是昆曲老戏迷？

张军：我演过大概 10 个版本的《牡丹亭》，各个剧团都有不同的《牡丹亭》版本。我相信，喜欢昆曲的朋友一定可以在这个版本里找到新的乐趣。它的传统仍然是汤显祖，只是编剧罗周带领剧组打造了不同的解梦方式和舞台呈现方式。这个舞台的视觉审美非常当代，极致简约，我认为，老观众会找到新乐趣。如果是对《牡丹亭》并不熟悉的新观众，你会发现 400 多年前的梦，无论是汤显祖的辞藻，还是舞台呈现，昆曲的极致之大雅，依然会给大家全新的感受。现代社会变化太快，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，例如，观看短视频时，一定要在十几秒钟就有快感。这个戏需要三个小时来呈现一个非常浪漫的极致爱情故事，或者说一场大梦，它需要你有更多的时间安定下来。随着汤显祖与我们的表演一起起承转合，它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之间是“拧巴”的，但是昆曲具有独特

的韵味和诗意，在当下社会，你不太容易感受到，作为青年观众，你能走进剧场，体验一次独特的艺术感知旅程，那多棒啊！

青年报：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的叙事手法让你“圆了一个梦”，能否具体谈谈这个“梦”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
张军：掐指一算，到明年我即将入行 40 年，曾几何时，和前辈老艺术家相比，和我的授业恩师相比，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，这样看来已经不年轻了。从退休的角度来看，倒计时时间表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。回首往事，我在这场巨大的梦幻里演绎了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，它们与我的艺术人生有如此美好的契合。此刻回首往昔，似有一种恍惚，就像柳梦梅说：“这个园子仿佛几时来过。”让我总有这样的感慨：究竟是我演了昆曲，还是昆曲给了我一场艺术之大梦，这个过程很美妙，也很有趣。

传承与创新，把昆曲交给下一代

青年报：从艺近 40 年，你说“是我演了柳梦梅，还是柳梦梅演了我”，似有一种“庄周梦蝶”的奇妙。这种艺术与人生的交融，给你的昆曲生涯带来哪些至关重要的影响？

张军：我不是一个产量非常丰富的演员，我需要想很久，花费很长时间准备和打磨，我希望演一个是一个，演一个就要留下一个。《牡丹亭》距今已经 400 多年了，它为何好？因为各个时代的艺术家运用自己的心力和智慧去浇灌它，从中长出的点点滴滴，丰富了昆曲这样伟大的艺术。园林《牡丹亭》已经 16 年，《春江花月夜》整整 10 年，《哈姆雷特》到明年也是 10 年。我从事昆曲传播将近 30 年，我认为这一辈子只要做几件事、几部戏，每个角色都可以反复地演。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是三年前的作品，现在又出演了一版。我希望通过自己全身心的能量投入和对它的塑造，对人物和表演上的精益求精，让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个人的时间以及艺术青春非常有限，我希望这些自己热爱的心血之作，可以一直演下去，并且在各个阶段都能“温故而知新”。等到 10 年之后，这部戏可以传给学生，学生也可以再一路演下去，那才是有价值的。4

年多以前，我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担任校长，未来会有更多关于教育传承的使命和责任落在我肩上，我希望把这些经过时间打磨的作品都给到学生，继续传承下去。未来 10 年，教育传承是我最想做的事。

青年报：近年来，你一直在做昆曲的当代解读和创新性尝试，这种“创新性”应该把握哪些尺度？如何平衡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？

张军：我一直认为昆曲的核心在于古汉语曲牌体的超然意象，即对人的极致探索研究。戏剧和文学表达。昆曲充满诗意，年轻时我们并不知天高地厚，只知道形式叫唱念做打。随着这些年的创作实践，尤其是眼界的开阔，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正在发展的戏剧前沿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越发认为昆曲本身的价值令人肃然起敬，越发对中国传统心生敬畏，它太伟大、太丰厚，永远取之不竭。

我还记得，当时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的艺术总监一再强调：纯净、纯粹。站在那个舞台上，2.5 小时，没有麦克风，2000 多名观众用心聆听，我非常享受。我认为，那样的极致表达才会受到世界观众的尊重。我们稳稳地托

住自己的文化，把昆曲的表演程式、样式都训练得很扎实，再带着广博的眼光去看待世界，拥抱世界的多样表达形式，才有守正与创新。既要牢牢地抓住昆曲的本体不能放，又要放眼世界，为我所用，这样昆曲才能行稳致远。

青年报：一直以来，你坚守着昆曲的传承与创新，可不可以说，是上海给了它丰厚的文化土壤？

张军：我认为，上海大剧院具有很强的谋划能力和战略眼光，他们创作了东方美学系列，无论是新编昆曲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，还是舞剧《白蛇》，这都是上海大剧院的眼光、担当、责任和使命。它对于上海的戏剧观念来说是“桥头堡”，需要有非常多的思考在其中，并且身体力行地进行创作实践。

我创立自己的民营剧团已有 16 年，这个过程非常不易。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之所以会在上海，是有道理的。上海，海纳百川，包罗万象。它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能看到传统，既有昆曲这样深厚的传统，也可以去做很多实验，拥抱今天剧场的文化和氛围，我也创造出很多新的演出可能性。今天上海的艺术家的应该有这样的心态，可以创造更多与众不同的舞台景象。



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上昆曲，张军一直在做各种尝试。

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

与青年共鸣，汉语语境下藏着昆曲的诗意

青年报：对于年轻观众来说，昆曲可能存在一定的欣赏门槛，这些年你用了哪些方式成功拉近昆曲与年轻人的距离？

张军：说实话，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太年轻了，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样式，有时确实超乎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。他们很让人肃然起敬，我也年轻过，当时也做了一些前辈似乎不大会做的事。现在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艺术涵养更好、表达更勇敢、创作样式更新鲜。当年，我与我的音乐总监彭程老师，他和我同年，在 2011 年创立了新表达“水磨新调”；可是面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时，我们不得不感慨：如今的年轻人听传统音乐与 10 多年前很不一样，他们更加自信。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、戏剧文学和诗词歌赋仿佛更加自信了。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与世界同步，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快捷。要充分相信他们！所以我创作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时，突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。园林《牡丹亭》只有 75 分钟，在花园里表演，我曾经认为 75 分钟足够，需要快一点，不能太长。我们的《寻梦》才 3 分钟，《冥判》才 5 分钟，《拾画叫画》才演到 10 分钟。今天这一部戏竟然有 3 小时，好长好长。

观众能坐得住吗？我充满信心，今天的年轻人在如此诗

意的昆曲中能寻找到自己的“诗和远方”。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，都能有这种感受。原来“诗和远方”并不只在远方，它就在你身边。在昆曲身上，你都能感受得到。我热烈期待，今天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共鸣。我一直觉得，昆曲的剧场，就怕你不来，只要大家愿意踏进剧场感受昆曲，那就成功了一半。另外，我还认为，要充分相信今天的年轻人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，被认为消失了，社会变化太快，传统文化都不见了，年轻人当然不知道传统文化。我一直非常执拗地认为，只要你的母语是汉语，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温柔的地方待着，就要看你会被什么东西唤醒。可以是一首诗词、一封美妙的家书、一曲古琴曲、一幅留白的中国古画，更可以是昆曲。因为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，诗词歌赋，古琴也好，古画也好，你在其中能感受到的东西，昆曲里面都有。一定要相信年轻朋友也能感受到，也会为它怦然心动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多的机会，和年轻人走得更近。我相信只要大家来，再加上我们这样真诚细腻的表演，就会发现原来“诗与远方”就在身边。